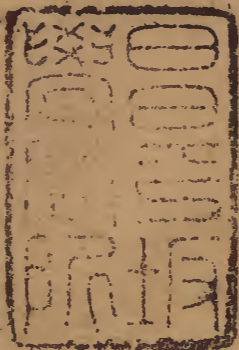


稗編 三十六 三十七



庫	文	閣	內
一五三函		三〇九	漢
六〇		九	書
架	冊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六函		三〇九	漢
一七		九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09
冊數	60 (20)
函號	366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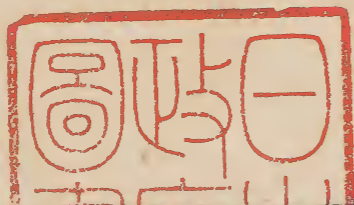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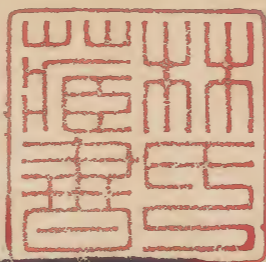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三十六

淺草文庫

後學錢塘徐萃春校

樂十音韻

論五音生於人心

李天利

律呂元聲

五音原于天而生於人宮聲最居上元聲出於中宮其氣直升商聲次上元聲出於中前其氣斜升角聲平舒元聲又出於前其氣橫出徵聲下行元聲出於前下其氣舒遲羽聲下降元聲出於下下其氣沉滯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上下升沉秩不紊也

天以一元之氣生人人之聲即天之聲聲由心生心以物動故形於聲五聲之生出於中也有漸聲始出於喉直上出爲宮再出到嚶聲上騰爲商又再出到舌中聲平出爲角又再出到齒聲斜降出爲徵又降出到唇爲羽喉嚶舌齒唇廼人元氣也出隨所到之處而得宮商角徵羽之聲也喉聲最清嚶聲次清舌聲半清半濁齒聲次濁唇聲極濁凡聲上騰升揚者清下沉重滯者濁喉嚶之聲上騰故清齒唇之聲下沉故濁莫非聲氣之自然不假於安排也若歌聲長者重濁而舒遲短者輕清而漂疾天上騰而清地下

重而濁亦其驗也宮商角徵羽者五聲之名生出先後之序也君臣民物事者五聲之實貴賤清濁之次也西域蘇祇婆曰一均間有七音一曰婆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宮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即徵聲也六曰般瞻華言五聲羽聲也七曰侯利筵華言斛牛聲變宮聲也商爲長聲與宮俱平聲則聲上騰非濁也清可知也

七音序

鄭樵

天地之大其用在坎離人之爲靈其用在耳目人與禽獸視聽一也聖人制律所以導耳之聰制字所以擴目之明耳目根於心聰明發於外上智下愚自此分矣雖曰皇頡制字伶倫制律歷代相承未聞其書漢人課籀隸始爲字書以通文字之學江左競風騷始爲韻書以通聲韻之學然漢儒識文字而不識字母則失制字之旨江左之儒識四聲而不識七音則失立韻之源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漢儒知以說文解字而不知文有子母生字爲母從母爲子子母不分所以失制字之旨四聲爲經七音爲緯江左之儒知

縱有平上去入爲四聲而不知 衡有七音以成緯經緯不交所以失立韻之源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諸夏梵僧欲以其教傳之天下故爲此書雖重百譯之遠一字不通之處而音義可傳華僧從而定之以三十六爲之母重輕清濁不失其倫天地萬物之音備於此矣雖鶴唳風聲雞鳴狗吠雷霆驚天蚊蚋過耳皆可譯也况於人言乎所以日月照處其傳梵書者爲有七音之圖以通百譯之義也今宣尼之書自中國而東則朝鮮西則涼夏南則交趾北則朔方皆吾故封也故封之外其書不通何瞿曇之書能入

諸夏而宣尼之書不能至跋提何聲音之道有障闕耳此後學之罪也車舟可通則文義可及今舟車可通而文義所不及者何哉臣今取七音編而爲志庶使學者盡傳其學然後能周宣宣尼之書以及人面之域所謂用夏變夷當自此始臣謹按開皇二年詔求知音之士參定音樂時有柱國沛公鄭譯獨得其義而爲議曰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加詢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之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

問之則曰父在西域號爲知音世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校之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陀力華言平聲卽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卽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卽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卽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卽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卽羽聲也七曰侯利建華言斛牛聲卽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譯之旦卽均也譯遂因琵琶更立七均合成十二應十二律律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

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鐘律乖戾不可勝數譯爲是著書二十餘篇太子洗馬蘇夔駁之以五音所從來久矣不言變宮有變徵七調之作實所未聞譯又引古以爲據周有七音之律漢有七始之志時何妥以舊學牛弘以巨儒不能精通同加沮抑遂使隋人之耳不聞七調之音臣又按唐楊收與安沈論琴五弦之外復益二弦因言七聲之義西京諸儒惑園鐘函鐘之說故其郊廟樂惟用黃鐘一均當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宮商角徵羽爲五

聲加少宮少徵爲七聲始得旋相爲宮之意琴者樂之宗也韻者聲之本也皆主於七名之曰韻者蓋取均聲也臣初得七音韻鑑一唱而三嘆胡僧有此妙義而儒者未之聞及乎研究制字考証諧聲然後知皇韻史籀之書已具七音之作先儒不得其傳耳今作諧聲圖所以明古人制字通七音之妙又述內外轉圖所以明胡僧立韻得經緯之全釋氏以叅禪爲大悟通音爲小悟雖七音一呼而聚四聲不召自來此其麤淺者耳至於紐躡杳冥盤旋寥廓非心樂洞融天籟通乎造化者不能造其闔字書主於母必母

權子而行然後能必形中之聲韻書主於子必子權母而行然後能必聲中之形所以臣更作字書以母為主亦更作韻書以子為主今茲內外轉圖用以別音聲而非所以主子母也

論韻書

洪邁

隋陸法言爲切韻五卷後有郭知玄等九人增加唐孫奭有唐韻今之廣韻本朝景德祥符重修今人以三書爲一或爲廣韻爲唐韻非也鶴山魏氏云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僊今平聲分上下以一仙二僊爲下平之首不知先字

蓋自真字而來愚攷徐景安樂書凡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則唐時平聲已分上下矣米元章云五章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只知回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然後魏江式曰晉呂靜傲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則韻分爲五始於呂靜非自沈約始也約答陸厥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能學沈存中云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

切韻之學

沈括 筆談

切韻之學本出于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
 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叵
 何不為盍如是為爾而已為耳之乎為諸之類以西
 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如輦字文從而大亦切
 音也殆與聲俱生莫知從來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
 各歸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
 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為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
 矣每聲復有四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顛天田年邦
 降麗龐之類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為之如幫字橫
 調之為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幫宮之清當商之清
 剛角之清臧徵之清

央羽之清縱調之為四等幫滂傍茫是也幫宮之清滂宮
 濁茫宮之濁就本音本等調之為四聲幫滂傍博是也
幫宮之宮清之上傍宮清
 清平榜之法傳宮清之人四等之聲多有聲無字者
 如封峯逢止有三字邕冑止有兩字踈火欲以皆止
 有一字無音亦然滂湯康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
 聲亦有無字者如蕭字有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
 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切須歸本
 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為東之
 類德與東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盡
 汎入別等謂之類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唇與唇類

齒與齒類如武延為綿符兵為平之類是也韻歸本
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
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韻也以其歸精字故精徵音
第一等聲東字乃端字中第三等聲故得 紅切紅
字第三等韻也以其歸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聲又
有牙韻用借聲類列頗多大都自沈約為四聲音韻
愈密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自南渡之後又雜以吳
故音韻龐駁師法多門至於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
樂所用則隨立命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為宮稍清為
商最清為角清濁不常為徵羽切韻家則定以唇齒

牙舌喉為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
日字是也皆不論清濁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
今五姓是也梵學則喉牙齒舌唇之外又有折攝二
聲折聲自臍輪起至唇上發如斜字 金之類是也
攝字鼻音如韻字鼻中發之是也字母則有四十二
日阿多波者那羅拖婆茶沙縛哆也瑟叱 二迦娑麼
伽他杜鎖呼拖 前一拖輕呼 此一拖重呼 奢怯义 一合娑多 一合壤曷
擺多 二合娑 上合車 娑麼 二合縴伽 上聲 吒拏娑頗 二合娑迦 二合
也娑二合室者 二合佗陀為法不同各有理致雖先王
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歷世浸久學者日深自當造

微耳

論聲韻

劉鑑

聲韻之學其來尚矣凡窮經傳史以聲求字必得韻而後知韻必得法而後明法必得傳而後通誠諸韻之摠括訂字之權衡也雖五十一之音均同一致孰不以韻爲則焉但能歸韻母之橫豎審清濁之重輕卽知切脚皆有名派聲音妙用本乎自然若以浮淺小法一槩求切而不究其源者予亦未敢輕議其非但恐施於誦讀之間則習爲殘裂矣略如時忍切腎字時掌切上字同是濁音皆以去聲卻將上字呼

如清音賞字其蹇切件字其兩切強字亦如去聲又以強字呼如清音疏丘仰切字然則亦以時忍切如啞字其蹇切如遣字可乎倘因碍致思而欲叩其詳者止是清濁之分也又如符羈切如肥字本是皮字都江切如當字本字椿字士魚切如殊字本是鋤字詳里切如洗字本是當字本是椿字此乃門法之分也如是誤者豈勝道耶其雞稱貴齋癸稱貴菊稱韭字之類乃方言之不可憑者則不得已而姑從其俗至讀聖賢之書首貴乎知音其可不知稽其本哉今述經史正音切韻指南與韓氏五音集用互爲體用

諸用字音皆由此韻而出也

切韻指南

海韻 後同

諸韻切法皆有定式唯開合二門絕無憑據直須於開合兩處韻中較訂始見分明如蒲干切繫下沒切紇俱萬切建字之類是也

夫藝有精粗學有是否藝之粗者堪容學之否者宜辯如今之切韻者多用因烟人然經堅丁顛之類此法極是浮淺乃前賢訓蒙誘引切韻入門之法耳甚不足為儒者所尚反害其正音如古今韻會中打字作丁瓦切其不知按類隔門法却切槁字上聲其打

字本是都冷切按類隔門法切作爭事上聲不知後世緣何變作打字此字訛久如掛字本怪字之類其不可便作丁瓦切此其不知正音切法是以管窺天傳流而失其真者也反切二字說作子母相生之義此等瑣碎穿鑿皆是從此法中來故使後之學者疑惑而不決其實反切二字本同一義反即切也切即反也如德紅切反云德丁顛東再作紅反切云德丁顛東或作反或作切皆可通用是字雖異而義同也學者詳之詳夫東冬脂微真殷等每二韻中酌其五音清濁輕重等弟子音並同是不當分而分者及乎

元魂二韻聲相背戾而反通押是何其若此之不倫也然而攷文之事孰敢擅專宜待名公賢士倘有聞上改正而復明之是亦斯文之幸也

見溪羣疑是牙音端透定泥舌頭音知徹澄孃舌上音幫滂並明重唇音非敷奉微輕唇音精清從心邪齒頭音照穿床審禪正齒音曉匣影喻是喉音來日半舌半齒音

端見純清與此知精隨照影反幫非次清十字審心曉穿透滂敷清徹溪全濁微孃喻疑日明來共入泥

端精二位兩頭居知照中間次第乎來曉見幫居四等日非三等外全無

知照非敷遞五通泥孃穿徹用時同澄床疑喻相連屬六母交叅一處窮

切時若用見溪羣四等音和隨韻臻照類兩中一作韻內三外二字名分精雙喻四爲其法狹須歸三上親來日舌三并照二廣通必取四爲真

一四端泥三二知相乘類隔已明之知逢影喻精邪四窠切憑三有定基正齒兩中一類處內三外二表玄微舌頭舌上輕分析留與學人作指歸

幫非爲切最分明照一須隨內外形來日舌三并照
二廣通第四取真名精雙喻四爲其韻徇狹將歸三
上迎輕見重形須切重重逢輕等必歸輕唯有東尤
非等下相違不與衆同情重遇前三隨重體輕逢後
一就輕聲

精邪若見一爲韻定向兩中一上認四二相違五用
呼四三還歸四名振照初却見四中一五用還歸精
一順逢三遇四盡歸初正音憑切成規訓照二若逢
一四中只從寄韻三中論切三韻二不離初精照照
然真可信曉喻四音隨韻至法同見等不差叅韻三

來日連知照通廣門中四上擔精喻四時何以辨當
於徇狹第三函如逢照一言三二喻母復從三四談
若逢仰覆但憑切玄論分明有指南來逢四類但音
和日止憑三寄韻歌全得照初分內外精雙喻四事
如何廣通徇狹憑三等四位相通理不訛玄妙欲求
端的處五音該盡更無過

通攝東冬韻繼鍾止攝指微次第窮遇攝魚虞模三
位果攝歌戈三韻從宕攝陽唐君記取曾攝蒸登兩
韻風流攝尤侯無他用深攝孤侵在後宮

江攝孤江只是江蟹攝齊皆仄昭強臻攝真魂六韻

正山攝仙元五韻昌效攝霄希豪三位假攝孤麻鎮
一方梗攝庚清青邑字咸攝覃鹽凡四鄉

咸通曾梗宕江山深臻九攝入聲全流遇四等通攝
借昭皆開合在寒山齊止借臻鄰曾梗高交元本宕
江邊歌戈一借剛光一四三并二却歸山

梗曾二攝與通疑山攝無時蟹攝推江宕略同流叅
遇用時交五較量宜

輕韻東鍾微與元凡虞文廢亦同然更有陽尤皆一
體不該十韻重中編

見幫曉喻屬開知照來日屬合

一音和者謂見溪羣疑此四母下字爲切隨四等韻
去皆是音和故曰切時若用見溪羣四等音和隨韻
臻如古紅切公字古行切庚字豈俱切區字古賢切
堅字之類是也

二類隔者謂端透定泥一四爲切韻逢二三便切知
等字知徹澄孃二三爲切韻逢一四却切端等字故
曰一四端三二知相乘類隔已明之如都江切椿字
丁兮切中字濁其切談字陟經切丁字之類是也

三窠切者謂知徹澄孃第二爲切韻逢精清從心邪
曉匣影喻第四並切第二故曰知逢影喻精邪四窠

切憑三有定基如陟遙切朝字直猶切儔字之類是也

四輕重交五者謂滂幫並明一二三四為切韻逢有非等處第三便切輕唇字非敷奉微第三為切韻逢一二四却切重唇字故曰輕見重形須切重輕相逢等必歸輕如匹尤切颯字芳栝切胎切胎字之類是也

五報救者謂清精從心邪第一等為切韻逢諸母第三並切第四是四二報救糧清從心邪第二為切韻逢諸母第三亦切第二故曰四三還歸四名振切一

韻三四二陳如私兆切小字詳理切字似祖之切贊字贊員切鐫字之類是也

六正音憑切者謂照穿床審禪第一等為切即第四等中第二也韻逢諸母第四示切照一是正音憑切三韻逢諸母第三示切照一是正音並切四故曰逢三遇四盡歸初正音憑切成規訓如楚居切初字山幽切撥字之類是也

七精照互用者謂精清從心邪第二等為切韻逢諸母第二並切照一等字是四二精照五用照穿床審禪第一等為切即等中第二也韻逢諸母第一却精

一等字是照互用精清從心邪第一等爲切韻逢諸
母第二並切照一等字亦是精照互用故曰四二相
違互用呼照初却見四中一如子皆切齋字士垢切
鯁字則減切斬字之類是也

八寄韻憑切者謂照穿床審禪第二等爲切韻逢諸
母一四並切照二故曰照二若逢一四中只從寄韻
三中論如昌來切擣字成攜切移字之類是也

九喻下憑切者謂單喻母下第三爲切韻逢諸母第
四並切第三是喻下憑切覆喻母第四爲切韻逢諸
母第三並切第四是喻下憑切仰故曰喻母復從三

四談若逢仰覆但逢憑切如余朝切遙字于聿切颯
字之類是也

十日寄憑切者謂日字母下第三爲切韻逢一二四
並切第三故曰日止憑三寄韻歌如汝來切蒨字儒
華切倭字如延切然字之類是也

十一通廣者謂見溪羣疑幫滂並明非敷奉微曉匣
影此一十五母爲切韻逢知徹澄孃照茅床審禪來
日第三等並切第四故曰來自三并照廣通必取四
爲真如渠脂切祗字芳連切篇字符真切頻字呼世
切歟字之類是也

十二獨狹者亦謂見溪羣疑幫滂並明非敷奉微曉匣影此一十五母爲切韻逢精清從心邪喻母第四並切第三故曰精雙喻四爲其法獨狹須歸三上上親如去羊切羗字府容切風字許由切休字巨鹽切鍼字之類是也

十三內外見溪羣疑端透定泥知徹澄孃幫滂並明非敷奉微曉匣影喻來日此二十六母爲切逢韻照穿床審禪第一等卽四第中等二也內轉切三外轉切二故曰照類兩中一作韻內三外二自明分如居內霜切薑字古外雙切江字德山切儻字布山切班字矣疏切熊字之類是也

十四麻韻不定之切者亦謂知徹澄孃第二弟爲切韻逢精清從心邪曉匣影喻第四當切出第三知等字今稽開合俱無却切第二端等字故曰韻逢影喻精雙四知二無時端二陳如陟邪切爹字是麻韻不定之切勅洗切體字是齊韻不定之切女象切養字是養韻不定之切女星切寧字是清韻不定之切餘皆覺此矣

十五前三後一者謂非敷奉微第三等爲切韻逢諸第一並切第三輕唇音字是前三門幫滂並明第一

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三却切第一等重唇音字是後
一門唯許通流二攝所矧先人澄鑑論云隨鄉談無
以憑焉逐韻體而堪爲定矣故曰重遇前三隨重體
輕逢後一就輕聲如馮貢切鳳字轉謀切浮字莫六
切目字莫浮切謀字之類是也

十六三二精照寄正音和者謂照穿床審禪第二等
爲切韻逢諸母第二並切照一等字故曰切三韻二
不離初精昭然真可信如充山切獬字州戛切札字
之類是也

十七就形門者謂見溪羣疑幫滂並明非敷奉微曉
匣影喻此一十六母第三等爲切韻逢母諸第一宜
切出第一等字今詳前後俱無却切第三故曰開合
果然無有字就形必取第三函如巨寒切捷字無鉢
切縛字無感切鏤字無可切縛字之類是也

十八舛立音和者謂見溪羣疑幫滂並明曉匣影此
一十一母爲切韻逢獨狹攝內諸母第三當切出筆
第三等字今詳推開合俱無却切第四故曰詳推本
眼無斯字舛立須歸四上謀如莫者切咩字毘兩切
驃字眉鳩切繆字之類是也

十九開合者謂見溪羣疑乃至來日共三十六母爲

切韻各逢母本排只是音和本眼如無却切開合故
曰唯有開合一門絕無憑據直須於開合兩處韻中
較訂始見分明如居縛切鑿字蒲干切繁字俱萬切
建字下沒切紇字之類是也

二十通廣徧狹者謂來母下第三第等爲切逢精清
從心邪吟母第四並切第三故曰廣通徧狹憑三等
四位相通理不訛如力小切繚字是廣門力遂切類
字是通門良將切兩字是徧門力鹽切廣廉字是狹
門以上四字之類是也餘例數于斯耳

舛纂啓蒙免疑金口訣效沈約之法依三十六母開合等第類成歌訣一百一旬

切韻訣

合口呼之

公 <small>紅古</small>	古公官	控 <small>洞祐</small>	枯空寬	頰 <small>同渠</small>	渠頰趨
外 <small>會吳</small>	吳峴頑	端 <small>官都</small>	都冬端	通 <small>公禿</small>	禿通端
屠 <small>徒胡</small>	徒同團	搦 <small>奴朔</small>	奴農湏	幫 <small>不充</small>	不崩班
滂 <small>同普</small>	扑徧潘	蓬 <small>紅蒲</small>	蒲朋盤	磨 <small>過沒</small>	模蒙瞞
總 <small>孔相</small>	祖宗鑽	酢 <small>庫麤</small>	麤聰攬	存 <small>門徂</small>	徂楚攢
素 <small>故速</small>	速穉酸	算 <small>緩辭</small>	辭○鄴	虎 <small>呼右</small>	呼烘歡
回 <small>雷胡</small>	胡洪桓	盪 <small>烏管</small>	烏翁彎	宐 <small>于橫</small>	于宐完
亂 <small>蘆貫</small>	蘆龍鑾	供 <small>居用</small>	居君涓	犬 <small>曲轉</small>	屈困圈

羣渠魂渠羣拳 峽水魚魚轄元 非夫歸夫分蕃

敷疎敷敷芬翻 奉動扶扶汾煩 微肥無無文楠

醉類足足遵鑄 詮促川促遂詮 從容慈慈鷓全

悚拱須宿荀宣 竣徐之徐旬旋 捉阻角阻鍾跽徹川

初楚居初充澄深崇麤鈕鋤崇窔踈瓦揜照知

鍾通諸豬中專穿徹穿官出出冲川床厠重厨容除重船

女取女女醲○ 舜困書書春○ 淳殊句殊鱗遄

許與虛旭凶誼 熒胡營胡雄玄 贊於居於擁窶

喻俞怨于容員 類遂驢驢龍孿 汝取如儒茸塙

開口呼之

蓋大革格庚干 口斗客克坑看 領其狠其○ 齡

碍蓋五五姪犴 多得歌得登舟 透後他他贅負

頭徒特特騰談此母泥奈奴蓋奈奴能謫宰資股茲增錢

此唯里雌飴食 曹慈勞慈層殘 三其思思僧三

鰥厚詞辭○ 漢黑炭黑亨慙 何核那核行寒

哀該鳥烏翬安 頤移來移○ 沾才勒來 勒楞闌

見弱吉吉京堅 溪乞低乞輕憇 琴其林其繁虔

疑其宜疑迎顏 底洗低低丁顛 跳梯咲梯汀天

定徑提提亭田泥娘泥互用尼寧年 比必里甲兵邊

譬吏匹披騁偏 並靜毘皮平便 明平彌彌明眠知照

荆川雜錄 卷之三十六
收舌似鉗感和敢二字合音當一覽
睽檻范合口收
來無雜犯

總叙訣五凡二尺上四六一勾合律呂一十二宮二
宮別分清濁宮分八十四調閏分一百五音折聲上
生四位掣聲下隔宮反聲宮閏相頂丁聲上下相同
正變偏側和諧近代知音者少或正宮使上字或小
食使下凡或雙調使高一或羽調使下工堪蝨鄉談
蠻字皆是愚蒙無識

八犯訣宮商角羽宮商羽三出逆八七歸祖商宮角
角羽商宮四出逆八八歸宗羽角宮商復再動三四

五六逆八用

四犯訣宮羽角商商羽角宮羽角宮商

奇煞訣土五金水八木六火煞憑輪頂兩斯頂折掣
四相生曾中無亂筆孰肯依數行

商口開張 宮舌居中 羽唇撮聚 角舌縮却

徵舌拄齒

東方喉聲 何我剛鄂 歌可康各 南方齒聲

詩夫之食 止示勝識 中央牙聲 更硬牙格

行幸亨客 西方舌聲 丁的定泥 寧亭聽歷

北方唇聲 邦滂剝雹 比墨明邈

洪武正韻序

宋濂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
 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
 之倫定為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
 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為
 聲成文為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
 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
 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
 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
 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

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
 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
 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
 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為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
 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
 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略遂至毫髮弗敢違背
 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
 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
 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達於近世凡五十
 家以為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

并八和絲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我明二百年以來士大夫之為詩歌者亦未有能舍沈約而從孔子之協音者
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
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唯
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于大惑歟恭惟

皇上百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

音韻舛乃召辭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

音有不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

韻當析為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

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

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侍制臣王僕脩撰臣李叔

編脩臣朱右臣趙堦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

典籍臣孫蕢臣答祿與權欽遵

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為定復恐拘於方言

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

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叅知政

事臣陶凱凡六騰稿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入

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

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

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

賜名曰洪武正韻勅臣濂為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

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

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爲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

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

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宮以七音爲均均審韻也有能推十二律

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
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德意受命震惕
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于篇端于以見
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學悉復於古云

六經字音辨

鄭樵

古人制字非直紀事而已亦以齊天下不齊之音使
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素乎之聲此齊人之語
也而載於國風之詩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棄
如之聲此山西之語也而見於大易之書聲音之不
齊雖聖賢有所不免而况欲以一言而盡古今天下

之言語乎此六經音辨之所由作也六經之言有出於方言古今不變者贖刑之贖音樹贖有兩音北方之音也至今河朔人謂贖謂樹罷音攤部吳之音也至今吳人為罷為擺瘍醫之初藥云祝音鄭康成謂呪為注齊言也至今齊人謂呪為注尚書秦之官名也今謂之尚書以尚為常秦音也至今秦人謂尚為常此聲音之異雖古今不變也有古文無反而平仄皆通用者古文自小率多假借音無反切而平仄皆通用如卿雲之為慶雲咎繇之為皐陶之類字皆平仄不同也有古文不通今多緣字以起義者如公羊

說會為最既為既及猶汲汲之類孟子謂仁者人也禮記謂禮者體也義者宜也如此類甚多蓋上世之書無文字可傳但口授而已或以竹簡寫之家藏不過幾本此文所以不通於古也有隨方訓釋取舍不同者土音不同而訓詁亦異吳楚傷於輕淺燕趙傷於重濁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是以熊安生本朔人則多用北音孔穎達取皇熊之說為禮疏陸德明本吳人則多從吳音鄭康成本齊人則多收齊音若夫楚音以來為黎陸氏之音衛也亦以來為黎楚音以野為汝陸氏之音衛也亦以野為汝則

非也故鄭註經字有不安有曰當作當爲之語有曰
讀作讀如之語而不敢輕改聖賢之字楊雄作方言
曰秦晉之逝齊之徂魯之適均爲往之義也齊魯之
允宋衛之洵荆吳淮泗之展均爲信之義也如此則
六經之文字雖不同音各有異而義歸於一故曰古
人制字非直紀事而已亦以齊天下不齊之音也

易詩書古韻

熊朋來 後同

古人用韻可以見當時字韻之正書賡歌易爻辭象
象傳及風雅頌之韻可參考而互證尚書有韻語處
卽與詩易相同股肱喜哉以下喜起熙爲韻熙字用

上聲颺言無韻而賡歌有韻元首明哉以下明爲韻
良切與良康爲韻又歌復有韻脞惰愷是也惰愷皆
上聲後儒不察以隋爲隳如帝德廣運以下運字用
平聲與神文君爲韻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
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伐功與爲韻當以魯頌克
成厥功爲例功字四聲功古故刮魯訟協功之上聲
爲古虞書協功之入聲爲刮故功伐可爲韻也天之
歷數在汝躬以下除危微自爲韻君民與上文躬字
爲韻而躬音肱中庸邦窮終戎爲韻禹貢九州時出
韻語五子之歌其一下婦女圖馬爲韻下音虎馬音

姥予圖皆上聲其二荒音牆亡爲韻而音協央其三
唐方岡亡爲韻其四君孫友祀爲韻而友音以其五
歸悲依恠追爲韻仲虺言征葛以慶商良亡昌爲韻
伊尹告太甲以洋漳常祥殃慶宗爲韻傳說復商宗
以正聖承命爲韻慶皆音羗宗莊而承盛也洪範用
韻處尤爲易見以易書證於詩古韻歷歷可考下至
楚辭參同太玄歷漢魏晉宋齊梁陳有韻之文尚存
古音韓杜之詩猶有存者自釋文行世韻略試士俗
儒執唐韻以爲證正音盡廢古韻詩音舊有九家陸
德明以已見定爲一家之學開元中脩五經文字我

心慘慘

書爲慘慄

音七到切伐鼓淵淵

書爲鼓淵

音於巾切皆

不從釋文德明之學唐人亦未盡信也詩中慘割作
慄乃協勞心慄兮協照紹燎爲韻我心慄慄亦聿旣
耄爲韻歌以訊之當從歌以諄止是用不集當從是
用不就皆以韻爲證釋文猶或字具數音及孫氏直
音出而挾兔園冊者併釋文不復考矣吳棫材老作
協韻補音鄭庠作古音辨鄭與項安世各例韻吳鄭
同時而朱文公詩止采吳協音間亦改其繆誤補其
遺闕鄭韻出於詩傳旣成之後吳鄭自不相識故其
說或未歸一愚以易書禮折二家之說字音不勝枚

舉姑記其略

吳鄭二家不同莫如天人二字吳韻天字皆依丁度集韻作鐵因切鄭則謂天如字而協人然舉古詩山上復有山破鏡飛上天爲証協山爲羶以從天愚按天字協音易詩可以互證爲鄭氏之學者專以貞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歡刪山先僊十四韻皆協先僊之音則以拘矣天人二字在詩中如鄜栢舟黍離小宛巷伯何人斯十月之交棫樸旱麓等詩止有天人字則吳鄭說皆通然詩韻天字多協貞寒清蒸之韻至度人經尚然故丁韻天田年等字皆附入真諄之韻

此古詩韻例也文王之卒章以天協躬鄭乃和躬爲羶不如姑弘鐵因爲易協證之於易尤不可限以十四韻之例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雖可以人協然乾之文言以御天也協精情平行成鐵因之音可爲鐵烟可爲鐵嬰皆顛丁反紐此程沙隨所謂反紐通用者也易中以真協川詩頌以躬協年項以清光貴王韻爲一例又以東蒸爲例比鄭稍通然聲音之道變動周流例有盡而音無窮也

鄭氏以東冬鍾江陽唐庚耕清青蒸登十二韻相通皆協陽唐之音東之協當同是舌音如大東小東則

可也降字音洪鄭恐破例乃云古音江不知江諧聲
於江漢字如曲江書爲曲紅者有之矣况易之恒以
深協中以禽協容艮以心協躬詩之蕩以謀協終雲
漢以臨協宗閼宮以綬協躬小戎以音協弓綠衣農
風諸詩以心林協風東侵二韻相通者多矣鄭皆缺
其音項氏以東蕭尤爲一例東灰蒸爲一例東侵爲
一例蒸也無戒讀戎爲汝克咸厥功讀功爲古似此
戎功二字豈必協陽唐之韻鄭庠乃盡欲協陽唐固
哉其言詩韻矣

今人別以蕭霄肴豪尤侯幽七音相通皆協尤侯之
音愚按虞模之與尤侯自可相通非但古韻可證今
人語音如謀之與模侯之與鄒支之與朱往往相近
皇華羔裘之韻鄭所知也况歌麻脂之韻音相通如
儀爲等字是已且騶虞首章上有葭芑則虞協牙東
方朔稱建章宮後騶才是其音也二章以虞協蓬縱
又當通虞音於東韻易之爻辭以卽鹿無虞協林中
是其音也如熊羆是羔裘以協奇周妥咨謀協負詩
中比類甚多尤侯亦可協脂韻矣泰否二卦之彖辭
以消協襄而從陽韻豈必盡協尤侯之音項以虞尤

并糸絲 卷之三十六 三十九
豪爲一例虞廂爲一例亦未知虞可知於東韻也鄭氏以侵覃談鹽添嚴咸凡七韻相通皆協侵覃之音項氏以侵覃鹽爲一例又似侵東爲一例俱有未盡鹿鳴以湛琴卷阿燕燕泮水以南協音諸詩固有通例易詩以侵覃之韻協風躬諸字語見東冬韻下項氏有侵一例比鄭法差密風諧聲如爪波諧聲於皮英諧聲于央在古人但見其同韻亦觀制字者之諧穀亦可見當時字音也風字在東韻爲方馮切在侵韻缺非敷正字遂旁協乎惜切穆如清風凄其以風皆協心爲韻心亦可爲隆鮑汝晨風協林爲韻林亦

可爲隆豈爲飄風協南爲韻南亦可爲儼風有凡之聲亦可爲馮不但爲風諧聲於凡庀汎亦諧凡爲聲也易中禽協強深協觴則侵韻又通於陽唐矣

鄭氏辨今韻之訛其間亦有自破其韻例者又引決門神珙反組傍聲正聲之例正聲在一組之中傍聲出四聲之外如七月生民以歲爲雪杖社東山以至爲雪來之利力又之異亦世之設逝之折皆傍聲之例此言字音者所同然鄭氏旣知傍聲之例則有客宿宿可以例澹不必改情爲保矣雉鳴求其牡可以協靈不必改牡爲牝矣况犧之音娑華之音敷羨之

音卽皆不同一組吳鄭於榜聲之協多所遺缺觀吳鄭有所不通如敬服集傳之功也

吳氏協韻補音援證甚詳且先集傳而成又於詩教比鄭爲優愚嘗熟聞之稍窺其繆詳莫如棠棣文王有聲二詩如外禦其務當以左傳侮字爲證蒸也無戎卽如常武以伯我戎皆協戎之上聲音汝崧嵩之七章戎有良翰卽汝有良翰民勞之四章戎雖小子卽汝雖小子可見古者戎汝同音劉氏七經小傳改戎爲戍不思字有四聲未必二詩皆訛爲戎字吳氏改務音蒙而不顧左傳引詩之文尤爲理短最是文

王有聲匪棘其欲自禮記匪草其猶可爲顯證詩中猶字多讀爲去聲欲與字音相近故記作欲乃不改欲字作猶而改孝字音畜所引孝者畜也此左祭統本文初非指其字音上文福者偏也何不音福爲偏致誤集傳有許六七孝字豈可音畜此二協韻必須改正非文公本意也又加母例字音美不當於葛覃蝮蝮南山思齊別出莫後莫補二切致誤集傳用其協音葛覃否協鄙蝮蝮唯南山畝協美思齊婦協菲履之菲卽扉之上聲左傳作扉曲禮鞮履注作菲如此則母皆音美畝字在詩中亦無不美音者常欲改

正集傳此數處協音而未能姑記於此以俟知覺者
吳鄭之說學者各就其所長而就正於集傳可也大
抵來之爲釐慶之爲義華之爲敷馬之爲姥下之爲
怪爾 有之爲以若此之類在古人以爲常特
今儒以爲怪爾君子顧言而行書顧作寡古音相近
也皇皇者華協征大爲韻卽易中枯楊生華協士夫
令聞令望萬夫之望卽易中月幾望易中多以上字
音常應字協央疑字協牛協又周頌多難協愚竊疑
清廟與顯相爲韻故常定橫渠西銘五換韻宗子之
家相其相字協肖爲韻對越在天丕顯丕承無射於
人斯大人承亦未必非韻也

漢儒輒改經字音

漢儒於經字輒稱某讀作某或云當作某流傳久矣
遂不可改諸經中周禮禮記多被改讀字有古音可
協或四聲可通或假借轉注或諧聲字止記其聲自
有通例惟文義必須改者不在此限漢儒不尚協音
由是易書古音不傳周禮中如獻尊讀爲犧獻之爲
犧犧之爲莎如儀之爲義司尊彝注謂獻讀爲儀又
讀爲莎甸祝禩牲禩馬讀爲沫玉人必讀爲繹綸人
蚤讀爲爪函人屬讀爲注鍾氏朱湛爲漸此在古音

可協者也衍祭讀爲延褒拜讀爲報澣之爲嚼契之
爲揭白盛爲成奠水爲停鑿廣之爲去聲可通者也
高聲砮爲袞侈聲柝爲咭輪人柝槩爲咭槩人頃
典爲懇殄此假借相近者也軒人需讀爲懦弓人昔
讀爲錯此諧聲字之止記其聲者也弁師諸侯當爲
公梓人當爲解禮記賓出肆百又當爲咳此又義必
當改者也其他如某字讀作某音者不可枚舉如太
宰九式注鄭司農雲匪分也似只言訓義如此太府
以待匪頒亦無明音至地官廩又以待國匪頒乃註
云匪讀爲分周禮繕人訓繕爲勁曲禮讀繕爲勁投

壺二筭爲純訓純爲全就讀爲全蓋因儀禮鄉射經
文亦有二筭爲純註曰純猶全也奇猶虧也今讀純
爲全不聞讀奇爲虧春官鬱人鬯人聯治裸事者也
何獨鬯人裸當作理是以長沙易菴於漢儒改讀之
字多不能從腊人豆脯讀爲羞脯則引王制乾豆以
證脯之在豆瘍醫五氣讀爲穀則止從氣字梓人豆
酒有瓦豆十升匠人里爲式自方里而始廟用脩旣
讀尙凡酒脩酌又讀爲滌易氏爲用脩卽脩酌之脩
也職方氏波澆盧維引顏師古等說以爲不必改讀
可也巾車駢字法云故書作龍改作駢玉人裸器用

龍用瓚用將蓋其莫爲龍其中爲瓚其柄爲將禮記
夏后氏以龍亦承上文灌尊而言又欲以改巾車之
說讀龍爲駝易氏力辨其不然樂師太祕皆有來瞽
臯舞注皆曰呼而告之在樂師則臯讀爲告在太祝
則臯讀如嗥呼之嗥何其前後之異讀也至如秋官
蜡爲烜庶雍條狼哲簇等官幾盡改其字音嘗恨漢
儒擅改經字如以音釋惑人挾兔園之冊者稍不依
盡而讀之必以不識字見誚所以爲此極難耳

漢儒以漢法解經

漢儒以漢法解經如周禮中五齊二酒皆以東漢時
地名酒名言之更代易世但見經文易通而注語難
曉使人有莊子注郭象之嘆鶴山魏了翁江陽周禮
記聞後人稱周禮折衷多摘注解之尤繆者斥言之
如九賦注以漢法口率出泉周禮賦法豈是口率出
泉八柄奪以馭其貧注以漢法没入家財三代之君
豈有没入人臣財產之法國服爲息使以莽法證之
是以王荆公惑焉鶴山先生曰王荆公學術誤天下
漢儒學術誤後世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三十一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三十七

後學歸安施守官校

樂二

隋書樂章

魏徵

夫音本乎太始而生於人心。隨物感動播於形氣。形氣既著協於律呂。宮商克諧名之為樂。樂者樂也。聖人因百姓樂已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實升平之冠帶。王化之源本。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夫人者。兩儀之播氣。而性情之所起也。恣其流湏往而不歸。是以五帝作樂三

并糸糸
卷之三十一
王制禮標舉人倫削平淫放其用之也動天地感鬼神格祖考諧邦國樹風成化象德昭功啓萬物之情通天下之志若夫升降有則官商垂範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疎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外敬內和合情節貌猶陰陽以成化若日月以爲明也記曰大夫無故不轍駟士無故不轍琴瑟聖人造樂導迎和氣惡情屏退善心興起伊耆有葦籥之音伏羲有網罟之詠葛天八闋神農五弦事與功偕其來已尚黃帝樂曰咸池帝嚳曰六英帝顓頊曰五莖帝堯曰大章帝舜曰蕭韶禹曰大夏殷湯曰濩武王曰

武周公曰勺教之以風賦弘之以孝友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禮意風猷樂情膏潤傳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成康化致升平刑厝而不用也古者天子聽政公卿獻詩秦人有作罕聞斯道漢高祖時叔孫通爰定篇章用祀宗廟唐山夫人能楚聲又造房中之樂武帝裁音律之響定郊丘之祭頗雜謳誼非全雅什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之所用焉則易所謂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者也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之所用焉則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三曰黃門

辨ノ糸絲 卷之三十一
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焉則詩所謂坎坎鼓我
蹲蹲舞我者也其四曰短簫鏜歌樂軍中之所用焉
黃帝時岐伯所造以建武揚德風敵勵兵則周官所
謂王師大埽 今凱歌者也又採百官詩頌以為登
歌十月吉辰 用蒸祭董卓之亂正聲咸蕩漢雅樂
郎杜夔能曉樂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該魏武平荊州
得夔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自此
迄晉用相因循永嘉之寇盡淪胡羯於是樂人南奔
穆皇羅鍾磬符堅北敗孝武獲登歌晉氏不綱魏圖
將霸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統萬或得其宮懸或收其

古樂于時經營是迫雅器斯寢孝文頗為詩歌以勗
在位謠俗流傳布諸音律大臣馳騁漢魏勿羅宋齊
功成奮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郊歌宣暢
功德輝光當世 而移風易俗浸以陵夷梁武帝本自
諸生博通前載 及下車意先風雅爰詔凡百各陳
所聞帝又自糾擿前違裁成一代周太祖發跡關隴
躬安戎狄羣臣請功成之樂式遵周舊依三才而命
管承六典而揮文而下武之聲豈姬人之唱登歌之
奏叶鮮卑之音情動於中亦人心不能已也昔仲尼
返魯風雅斯正所謂有其藝而無其時高祖受命惟

新八州同貫制氏全出於胡人迎神猶帶於邊曲及
顏何驟請頗涉雅音而繼想聞韶去之彌遠若夫二
南斯理八風揚節順序旁通妖淫屏棄宮徵流唱翺
翔率舞弘仁義之道安性命之真君子益厚小人無
悔非大樂之懿其孰能與於此者哉是以舜詠南風
而虞帝昌紂歌北鄙而殷王滅大樂不紊則王致在
焉故錄其不相因襲以備于志

晉書樂章

論歷代樂名同異

唐太宗

夫性靈之表不知所以發於詠歌感動之端不知所
以關於手足生於心者謂之道成於形者謂之器譬

諸天地其猶影響百獸率舞而況於人乎美其和平
而哀其喪亂以茲援律乃播其聲焉農瑟義琴倕鍾
和罄達靈成性象物昭功由此言之其來自遠殷氏
不綱遺風餘孽淫奏既興雅章奔散英莖之制蓋已
微矣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周始二南風兼六
代昔黃帝作雲門堯作咸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殷
作大濩周作大武所謂因前王之禮設俯仰之容和
順積中英華發外書稱命夔典樂教胄子則周官所
謂奏大呂歌黃鍾天貺來下神祇動色抑揚周監以
弘雅音及褒艷興災平王逢亂禮廢親疎樂沈河海

是以延陵季子聞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風焉而裂壤稱孤各興吟詠魏文侯聆古樂而恐臥晉平公聽新聲而忘食先王之道漸以陵夷八方殊風九州異則秦氏并吞遂專刑憲至於絃歌詩頌干戚旄羽投諸煙火掃地無遺漢祖提劔寰中削平天下文匪躬于德化武有心於制作太后攬儒家之道大臣排賈氏之言縉紳先生所以長歎而子政仲舒猶不能已也炎漢中興明皇帝即位表圭景而陳清廟樹槐陰而疏璧流祀光武於明堂以配上帝召桓榮於太學袒而割牲濟濟焉皇皇焉可足觀

者自斯厥後禮樂彌殷永平三年官之司樂改名大予式揚典禮旁求圖讖道鄰雅頌事邇中和其有丘方之樂者則所謂大樂九變天神可得而禮也其有宗廟之樂者則所謂肅雍和鳴先祖是聽者也其有社稷之樂者則所謂琴瑟擊鼓以迓田祖者也其有辟雍之樂者則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其有黃門之樂者則所謂宴樂羣臣蹲踞舞我者也其有短簫之樂者則所謂王師大捷令軍中凱歌者也魏武挾天子而今諸侯思一戎而匡九服時逢吞滅憲章咸盪及削平劉表始獲杜夔揚輦總干式遵前記

三祖紛綸成工篇什聲歌雖有損益愛說在乎雕章
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詩抽其藻思吟詠神靈贊揚來
饗武皇帝採漢魏之遺範覽景文之垂則鼎鼐唯新
前音不改泰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勗始作古尺以調
聲韻仍以張華等所制高文陳諸下管永嘉之亂伶
官既滅曲臺宣榭咸變汚萊雖復象舞歌工自胡歸
晉至于孤竹之管雲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濱之磬其
能備者百不一焉夫人受天地之靈蘊菁華之氣剛
柔適用哀樂分情經春陽而自喜遇秋彫而不悅遊
乎金石之端出於管絃之外因物遷逝乘流不反是

以楚王升輕軒於彭蠡漢順聽鳴鳥於樊衢聖人功
成作樂化平裁曲乃揚節奏以暢中和飾其歡欣止
於哀思者也凡樂之道五聲八音六律十二管為之
綱紀云永嘉之亂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
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
循荅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為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
名所以為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
以鍾律文之以五聲詠之於歌辭陳之於舞列宮懸
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竝作登歌下管各有
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氏以來依倣此禮自造新聲

而已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則於
今難以意言于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大樂并鼓
吹今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太寧末明
帝又訪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復置大樂官
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庾亮為荊州與謝尚修
復雅樂未具而亮薨庾翼桓溫專事軍旅樂器在庫
遂至朽壞焉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而鄴下樂
人亦頗有來者永和十一年謝尚鎮壽陽於是採拾
樂人以備大樂并制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
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孝武天元中破符堅獲
其樂工楊勗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焉乃
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今
列其詞於後云

漢時有短簫鏡歌之樂其曲有 朱鷺 思悲翁

艾如張 上之回 雍離 戰城南 巫山高

將進酒 君馬黃 上陵 芳樹 有所思

雉子班 聖人出 臨高臺 上邪 遠如期

石榴 務成 黃爵行 玄雲 鈞竿等曲

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
繆襲為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為楚之平言魏也

改思悲翁為戰榮陽言曹公也改艾如張為獲呂布
言曹公東圍臨淮擒呂布也改上之回為克官渡言
曹公與素紹戰破之於官渡也改雍離為舊邦言曹
公勝素紹於官渡還譙收藏死亡士卒也改戰城南
為定武功言曹公初被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巫
山高為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為桓
於柳城也改上陵為平南荆言曹公平荆州也改將
進酒為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改有所思
為應帝期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改芳樹為
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改上邪

為太和言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故元德澤流布也其
餘竝同舊名是時吳亦使韋昭裂十二曲名以述功
德受命改朱鷺為炎精缺言漢室衰孫堅奮迅猛志
念在匡救王迹始乎此也改思悲翁為漢之季言堅
悼漢之微痛董卓之亂興兵奮擊功蓋海內也改艾
如張為擄武師言權卒父之業而征伐也改之上回
為烏林言魏武既破荆州順流東下欲來爭鋒權命
將周瑜逆擊之於烏林而破走也改雍離為秋風言
權悅以使人人忘其死也改戰城南為克皖城言魏
武志圖井泉而權親征破之於皖也改巫山高為關

德言蜀將關羽背棄吳德權引師浮江而擒之也改
上陵曲為荆通州言權與蜀交好齊盟中有關羽自
失之憊終復初好也改將進酒為章洪德言權章其
大德而遠方來附也改有所思為順歷數言權順錄
圖之附待而建大號也改芳樹為承天命言其時主
聖德踐位通化至盛也改上邪曲為玄化言其時主
修文武則天而行仁澤流洽天下喜樂也其餘亦用
舊名不改及武帝受禪乃令傳玄製為二十二篇亦
述以功德代魏改朱鷺為靈之祥言宣帝之佐魏猶
虞舜之事堯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誅孟達之

逆命也改思悲翁為宣受命言宣帝禦諸葛亮養威
重運神兵亮震怖而死也改艾如張為征遼東言宣
帝陵大海之表討滅公孫氏而梟其首也改上之回
為宣輔政言宣帝聖道深遠撥亂反正網羅文武之
才以定二儀之序也改雍離為時遲多難言宣帝致
討吳方有征無戰也改戰城南為景龍飛言景帝克
明威教賞順夷逆隆無疆崇洪基也改巫山高為平
王衡言景帝一萬國之殊風齊四海之垂心禮賢養
士而纂洪業也改上陵為文皇統百揆言文帝始統
百揆用人有序以敷太平之化也改將進酒為因將

運言因時運變聖謀潛施解長蛇之交離羣桀之黨以武濟文以邁其德也改有所思為惟庸蜀言文帝既平萬乘之蜀封建萬國復五等之爵也改芳樹為天序言聖皇應歷受禪弘濟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改上邪為大晉承運期言聖皇錄受國化象神明也改君馬黃為金靈運言聖皇踐祚致敬宗廟而孝道行於天下也改雉子班為於穆我皇言聖皇受禪德合神明也改聖人出為仲春振旅言大晉申文武之教畋獵以時也改臨高臺為夏苗田言大晉改狩順時為苗除害也改遠如期為仲秋彌田言大晉雖有

文德不廢武事順時以殺伐也改石榴為順天道言仲冬大閱用武修文大晉之德既天也改務成為唐堯言聖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玄雲依舊名言聖皇用人各盡其材也改黃爵行為伯益言赤鳥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禪神雀來也釣竿依舊名言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呂望之佐濟大功致太平也其辭並列之於後云

鼓角橫吹曲鼓按周禮以鼓鼓鼓軍事角詵者云雖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始吹角為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少漢而軍士思歸

并川系糸 卷之三十一
於是減為中鳴而尤更悲矣

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鵠壟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按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弘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故傳玄著書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乎

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今古而無儷何但於夔牙同契哉愚按此說則自茲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也

聲氣之感

沈括 後同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音臻妙如此景舒進士

及第終於州縣官今虞美人操盛行於江湖間人亦莫知其如何者為吳音

曲調

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類今無復此遍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有一老尼猶是萊公時柘枝妓云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傳之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不同當使

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為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

五音宮商角為從聲徵羽為變聲從謂律從律呂從呂變謂以律從呂以呂從律故從聲以配君臣民尊

卑有定不可相踰變聲以為事物則或遇於君聲無嫌六律為君聲則商角皆以律應徵羽以呂應六呂為君聲則商角皆以呂應徵羽以律應加變

徵則從變之聲已瀆矣隋柱國鄭譯始條具之均展

轉相生爲八十四調清濁混淆紛亂無統競爲新聲
自後又爲犯聲側聲正殺寄殺偏字傍字雙字半字
之法從變之聲無復條理矣外國之聲前世自別爲
四夷樂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與胡部合奏自
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爲雅樂前世新聲爲
清樂合胡部者爲宴樂古詩皆詠之然後以聲依詠
以成曲謂之協律其志安和則以安和之聲詠之其
志怨思則以怨思之聲詠之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則
詩與志聲與曲莫不安且樂亂世之音怨與怒則詩
與志聲與曲莫不怨且怒此所以審音而知政也詩

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
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
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
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之間爲之
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
空之句云是李白所製然李白集中有清平樂詞四
首獨只是詩而花間集所載咸陽沽酒寶釵空乃云
是張泌所爲莫知孰是也今詞相從唯里巷間歌
謠及陽關搗練之類稍類舊俗然唐人填曲多詠其
曲名所以哀樂與聲尚相諧會今人則不復知有聲

矣哀聲而歌樂詞樂聲而歌怨詞故語雖切而不能
感動人情由聲與意不相諧故也

古樂有三調聲謂清調平調側調也王建詩云側商
調裏唱伊州是也今樂部中有三調樂品皆短小其
聲唯殺唯道調小石法曲用之雖謂之三謂樂皆不
復辨清平側聲但比他樂特為煩數聲耳

樂府總序

論後世聲
詩不傳

鄭樵

樂畧

古之達禮三一日燕二日享三日祀所謂吉凶軍賓
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日風二日雅
三日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

禮樂相須以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夔
以來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
耳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
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
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為
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受遂
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
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
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奈義理之說日勝則聲
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然雖東觀石渠議論

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而得漢雅樂郎杜夔
夔老久矣不肄習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
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天和末又失其三李延年
新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臣行禮
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
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
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
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為可貴也至晉室
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
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污隆而存亡豈三

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是心心
無是樂乎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
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為
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系有季札
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
分仲尼為此患故自衛返也問於太師氏然後取其
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
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
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
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風雅頌得詩

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所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

又曰三代既沒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按上之回風也合而為鼓吹曲燕歌行本幽薊列國之風也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

為相和歌然風者鄉人之用雅者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為風雅不分然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用下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燕饗之用則通及明帝定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鏡歌樂軍中用之古者雅用於人頌用於神武帝之立樂府采詩雖不辨風雅至於郊祀房中之章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人不可以同事也今辟雍享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用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大予於古為

何樂乎風雅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通也曹魏準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巍巍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猶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用於人知有幽明也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矣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禮樂淪亡之所由不可不知也

辨聲樂不傳之論

馬端臨 後同

按夾漈以為詩本歌曲也自齊魯韓毛各有序訓以說相高義理之說既勝而聲歌之學日微矣愚嘗因其說而究論之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皆義理之說太勝故也先儒蓋病之矣然詩也易也禮也豈與義理為二物哉蓋詩者有義理之歌曲也後世狹邪之樂府則無義理之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卜筮也後世俗師之占書則

此千古學術大議論也

刊川集編 卷之三十一 十一

無義理之卜筮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秦漢而後之典章則無義理之品節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官人百吏所以取秩祿也蓋春秋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制不至淪喪故巫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為之訓詁但義亦不在此轉相授受

所謂義也然制氏能言鏗鏘鼓舞之節徐生善為容京房費直善占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入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為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勝豈足以害事哉

辨樂亡之論

按夾漈此論拳拳乎風雅頌之別而以為漢世頗謬

其用然漢明帝之樂凡四今用傳者惟短簫鏡歌二
十二曲而所謂大予所謂雅頌所謂黃門鼓吹則未
嘗有樂章至於短簫鏡歌史雖以爲軍中之樂多敘
戰陣之事然以其名義考之若上之回則巡幸之事
也若上陵則祭祀之事也若朱鷺則祥瑞之事也至
艾如張巫山高釣竿篇之屬則又各指其事而言非
專爲戰伐也魏晉以來倣漢短簫鏡歌爲之而易其
名於是專敘其創業以來伐叛討亂肇造區宇之事
則純乎雅頌之體是魏晉以來之短簫鏡歌即古之
雅頌矣

論舞

杜氏通典前代樂飲酒酣必起自舞詩云屢舞僊僊
是也宴樂必舞但不宜屢耳前代譏在屢舞不譏舞
也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舞是也魏晉以來尤重以
舞相屬謝安以屬相嗣是也近代以來此風絕矣宋
孝武帝大明中以鞞拂雜舞合之鍾石施於朝廷鶴
舞馬舞竹書穆天子傳亦有之宋鮑昭又有鶴舞賦
此舞或時而有非樂府所統今翔麟鳳苑廐有躒馬
俯仰騰躍皆合曲節朝會用樂則兼奏之

論樂不在聲器

按夫子曰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先儒亦謂樂只是一箇和由是觀之所謂樂者和其本也聲器其末也使其政和而世治則雖管弦皆教坊之新聲度曲皆任肆之雜樂毋害其為安且樂也如其政乖而世亂則雖聲歌下管盡合簫韶金石祝嘏一循雅奏毋害其為怨而怒也房庶之言當矣然庶當李照阮逸制樂之時特為此論後來乃復創為古本漢書有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之說欲改定律呂范蜀公力主其說別撰新樂上進則復效照逸之為而與素論背馳何耶

論饒歌鼓吹之辨

按漢志言漢樂有四其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四曰短簫饒歌樂軍中之所用則鼓吹與饒歌自是二樂而其用亦殊然蔡邕言鼓吹者蓋短簫饒歌而俱以為軍樂則似漢人已合而為一但短簫饒歌漢有其樂章魏晉以來因之太槩皆敘述頌美時至之功德而鼓吹則魏晉以來以給賜臣下上自王公下至牙門督將皆有之且以為葬儀蓋饒歌上同乎國家之雅頌而鼓吹下儕於臣下之鹵簿非唯所用尊卑懸絕而俱不以為軍中之樂矣至唐宋

則又以二名合為一而以為乘輿出入警嚴之樂然其所用網鼓金鈺饒鼓簫笳橫吹長鳴篳篥之屬皆俗部樂也故郊祀之時太常雅樂以禮神鼓吹嚴警以戒眾或病其雅鄭雜襲失齋肅寅恭之誼者此也又鼓吹本軍中之樂郊禋齋宿之時大駕鹵簿以及從官六軍百執事輿衛繁多千乘萬騎旅宿以將事蓋雖非征伐而所動者眾所謂軍行師從是也則夜警晨嚴之制誠不可廢至於冊寶上尊號奉天書虞恭祚廟皆用之則不類矣

論儒生不知樂

嘗試論之樂之道雖未易言然學士大夫之說則欲其律呂之中度工師之說則不過欲其音韻之入耳今宋之樂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宋樂二變而主者皆不知樂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鍾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為律徑圍為容盛其後止用中指寸不用徑圍且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亦不知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

而元未嘗變也蓋樂者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今訂正雖詳而鏗鏘不協韻辨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亦何取焉然照傑漢津之說亦既私爲工師所易而懵不復覺方且自詭改制顯受醴賞則三人者亦豈真爲審音知律之士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張文收輩之萬一也哉

辨魏漢津之誤

吳萊 後同

予因考求前代議樂自和峴以下更六七鉅公而議論莫之有定前日之宿縣者本謂樂和曾未幾時條已改鑄或云樂失之清或云樂過於濁樂工冶卒且

深厭鑪鞴鼓鑄之勞則或自取其樂之協時加銅以濟之當軒臨試雖以老師宿儒終不能必悟其銅齊之輕重而徒論其銅律之清濁也迨夫崇寧之世魏漢津乃以蜀一黥卒爲造大晟樂府遂頒其樂書於天下蓋謂古之制樂者惟黃帝夏禹得樂之工何則聖主之稟賦上與天地陰陽爲一體聲則爲律身則爲度故夫黃帝夏禹之制樂實自其身而得之臣今請以聖主中指三節三寸定黃鍾之律中指之徑圍又即據而定爲度量權衡樂以是制則臣將見其合天地之正備陰陽之和而得夫金石清濁之宜矣當

是時惟丞相蔡京最神其說先鑄帝彝八鼎復造金石鍾簴雕幾刻鏤蓋極後世之選已然以崇寧之指尺既長而樂律遂高雖漢津亦自知之嘗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樂律高北方玄鼎水又溢出律高則聲過哀而國亂水溢出則國有變而境土喪沒是不久矣嗚呼漢津所制豈復有加於和峴以下諸人所論之樂哉然且至今沿襲相承未聞有所改作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雖然崇寧之樂亦可變矣蓋古之論樂者一曰古雅樂二曰俗部樂三曰胡部樂古雅樂更秦亂而廢漢世惟采荆楚燕代之謳稍

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不復古矣晉宋六代以降南朝之樂多用吳音北國之樂僅襲夷虜及隋平江左魏三祖清商等樂存者什四世謂為華夏正聲蓋俗樂也至是沛國公鄭譯復因龜茲人白蘇祇婆善胡琵琶而翻七調遂以制樂故今樂家猶有大石小石大食般涉等調大石等國本在西域而般涉即是般瞻華言羽聲隋人且以是為太簇羽矣由是觀之漢世徒以俗樂定雅樂隋氏以來則復悉以胡樂定雅樂唐至玄宗胡部坐俗部立樂工肄樂坐技不通然後發為立技立技不精然後使教雅樂天下後世卒

不復知有古雅樂之正聲矣。自唐歷宋大抵皆然是。猶未能究夫樂律之元而僅拳拳於黍尺指尺之同異及乎大晟樂府之立吾殆未知其尚有胡俗之雜行耶抑果雅樂之正也。夫以雅樂平淡而聲緩胡俗繁碎而聲急。今大晟之樂律太高樂聲急矣。當大晟樂書之行教坊色長張僕會製大樂玄機賦論七音六十律八十四調本不脫乎龜茲白蘇祗婆之舊。正行四十大曲常行小令四部絃管猶或尚循乎大唐五代黎園法曲之遺。此非胡俗之雜行者乎。宜雅樂之未易遽復也。然五就侯之所學嘗謂樂工肄樂先

須通達強記巧妙幹旋復窮十載曉夜之思而務諳前人格範之正固不可以草茅無識而輕議樂。又況漢津蜀一黥卒稍窺范景仁司馬君實之議論而且得與夫黃帝夏禹配食於樂成之廟尚可至今公襲而不變耶。於乎誠以世之通音曉律者或少也。夫何天下四方之所尚胡俗伎樂率多輕儇剽殺嗥呶縱肆前緩後驟不中音節也。則倡優雜劇類且青紅塗抹子女雜擾導淫教媒不得禁止。然以胡俗之樂音節不中則聲氣淺浮而日趨於薄。倡優之伎禁止不行則風俗流蕩而不知所返。此雖小節所繫甚大。漢

諺有云宮中好高髻城中高一尺宮中好長袖城中全匹帛意者朝廷合議先正雅樂然後天下四方悉更胡俗二部之不正者悉歸於正而後止殆不可視是爲千古之絕學也然古者律曆二事更相爲用太史郭公一嘗定曆誠曠世所未有予謂宜依古法緹室葭灰隨月候氣天地之中氣旣應則鍾律之中聲當無有不應者要在久而後驗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嗚呼崇寧之樂亦可變矣吾又安得夫伶倫榮援之徒而與之共論樂哉

論樂府主聲

昨出古詩考錄自漢魏以下迄于陳隋上下千有餘年正聲微茫雅韻廢絕未有慨然致力于古學者但所言樂家所採者爲樂府不爲樂家所採者爲古詩遂合樂府古詩爲一通以定作詩之法不無疑焉竊意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辭特以其聲之徐者爲本疾者爲解解者何樂之將徹聲必疾猶今所謂闕也漢書云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世在大樂官但能識其鍾鼓鐸鏘而已不能言其義此則豈無其辭乎辭者特聲之寓耳故雖不究其義獨存其聲也漢初因秦雅人以制樂韶爲文始武爲五行房中

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其辭十有九章乃出於唐山夫人之手文始五行有聲無辭後世又皆變名易服以示不相沿襲其聲實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為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辭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牴牾者多然孝惠二年夏侯寬已為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於武帝也豈武帝之世特為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辭號為樂府沈約樂志王僧虔技錄則具載其辭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漢魏以降大樂官一皆

賤隸為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率在江左雖若淫哇綺靡猶或從容閒雅有士君子之風隋文聽之以為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鞞鐸巾拂等四舞皆存唐長安中工伎漸缺其能合于管絃去吳音浸遠議者謂宜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以後北方歌工僅能歌其一曲耳時俗所知多西涼龜茲樂倘其辭之淪缺未必止存一曲豈其聲之散漫已久不可復知耶奈何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以造辭而徒欲以其辭勝齊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辭無復古意至於唐世又以古體為今體宮中樂河

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鷺雉
子班等曲古者以爲標題下則皆述別事今返形容
二禽之美以爲辭果論其聲則已不及乎漢世兒童
巷陌之相和者矣尚何以樂府爲哉傳有之興於詩
立於禮成於樂蓋詩之與樂固爲二事詩以其辭言
者也樂府以其聲音者也今則欲毀樂府而盡爲古
詩以謂旣不能歌徒與古詩均耳殆不可令樂府從
此而遂廢也又聞學琴者言琴操多出乎楚漢或有
聲無辭其意趣高遠可喜而有辭者反不逮是則樂
家未必專取其辭而特以其聲爲王者又明矣嘻今

之言樂府者得無類越人之歌而楚人之說乎昔者
鄂君子皙之泛舟新波之中也榜枻越人歌之曰盪
兮拊草盪予昌玄澤予昌州州饑州焉乎秦胥胥纒
予乎昭澶秦踰慘悵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
歌子試爲我楚說之乃召越譯而楚說之曰今夕何
夕兮蹇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
好兮不訾詬耻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
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其聲則越其辭其楚楚
越之相去也不遠猶不能辨又况自今距今千有餘
年而欲究其孰非孰是不亦難乎昔唐史臣吳兢有

樂府解題近世莆田鄭樵又為樂府正聲遺聲樵性
愛奇卒無所去取競則列敘古樂而復引吳均輩新
曲均豈可與漢魏比倫哉若樵又以天時人事鳥獸
草木各附其類無時世先後而欲以當聖人所刪之
逸詩是亦無異乎文中子之續詩也今欲一定作詩
之法且以考古聲自名古樂府之名不可以不存存
之則其辭是也擬之則其聲非也不然吾願以李杜
為法太白有樂府又必摹擬古人已成之辭要之或
其聲之有似者少陵則不聞有樂府矣幸悉以教我
毋多讓焉

古樂府詩類編序

胡翰

太原郭茂倩哀次樂府詩一百卷好文余采其可傳者更
定為集若干卷復論之曰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為尤
甚自制氏為時樂官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
意則天下之知者鮮矣况先王之聲音度數不止其
所謂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盡記也以是言之豈不
難哉若聲詩者古之樂章也雅鄭得失存乎其辭辯
其辭而意可見非若聲音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
作民俗之歌謠詩人之諷咏至于後世遂無復雅頌
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被之鄉人邦國者猶世俗之

樂耳獨何歟蓋詩之爲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
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微章辭義不同由世而
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俗美人情舒而不迫風
氣淳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以平用而不匱廣而不
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和動是謂德音及其衰也列
國之言各殊儉者多嗇強者多悍淫亂者忘反憂深
者思感其或好學而無主困敝而思治亦隨其俗之
所尚政之所本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體有美
有刺有政有變聖人竝存而不廢唯所以用之郊廟
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鹿鳴

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內之爲閨
門外之爲鄉黨非關雎麟趾則鵲巢騶虞之風情深
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
移風俗今茂倩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
黃門鼓吹饒歌橫吹相和琴操雜曲考之漢辭質而
近古其降也爲魏魏辭溫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爲
晉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爲南北南音多豔曲北俗
雜胡戎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
偉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追
琢瑩積曾不能希列國之風而況欲反乎雅頌之正

滋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則非有祖宗之事，美盛德告成功之實，會朝燕享君臣之間，則非有齋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盡羣下之情，哇聲俚曲若秦楚之謳，巴渝之舞，涼伊之技，莫不雜出，以爲中國朝廷之用，陷心盈耳，不復知其爲教化風俗之蠹。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聲詩，蓋有足言者。然以唐虞之盛，不能無憾焉。吾於此見其風氣之淳，人情之泰，政治俗尚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失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見者，則詩之爲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寓吾夫取之意，將望於後之作者焉。

史記律書

司馬遷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

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
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
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
兼列邦士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
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
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
不移等哉故教管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
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
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
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

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絀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
勢極閭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
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
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
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卽位將軍陳武等議
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況
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
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
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
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誤居正位常戰戰慄

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令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鷄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

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熟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于危危垝也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鐘應鐘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爲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于須女言萬物變動

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鐘黃鐘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爲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爲壬癸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爲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

條風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太簇太簇者言萬物簇生也故曰太簇其於十二子爲寅寅言萬物始生蟪然也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于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鐘夾鐘者言陰陽相夾厠也其於十二子爲卯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爲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于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

至于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
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爲辰辰者言
萬物之娠也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
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翼者言萬
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言萬物盡
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巳盡
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
于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于注注者言萬物之
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
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居南方

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爲午午者
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母爲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
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于弧弧
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歿也西至于狼狼者言萬物
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
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鐘林鐘者言萬物就歿
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爲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
味也北至於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
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
陰氣之賊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爲申申者言陰用事

申賊萬物故曰申北至於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
 死也故曰濁北至于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
 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
 於十二子為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閭闔風居
 西方閭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黃泉也
 其於十母為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
 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于胃胃者言陽氣就藏
 皆胃胃也北至于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于
 奎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
 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

十二子為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為宮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

黃鐘長八寸七分一宮一本七作十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太簇長七寸七分二角

夾鐘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鐘長五寸七分四角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徵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應鐘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生鐘分

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

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

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

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

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

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

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黃鐘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

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
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
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
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
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
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
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
明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
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
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

焉

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
十母十二子鐘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曰度可據
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東漢律曆志

范曄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太子
太傅韋玄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
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
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
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

減上下相生終于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
 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于六十四也宓義作易紀
 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為宮太
 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
 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
 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
 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黃鐘
長至九寸遲短時至四寸五分小分五六十分
律小者一律管一日多者一律管八日而止以六十
 律分朞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
 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

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
 曰竹聲不可以調度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
 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中央一
 弦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
 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載故
 總其本要以續前志律術曰陽以圓為形其性動陰
 以方為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一以陽生陰倍
 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
 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鐘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鐘
 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黃

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二律者也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爲黃鐘之實又以二乘而三約之是爲下生林鐘之實又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爲上生太簇之實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以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法律爲寸於準爲尺不盈者十之所得爲分又不盈十之所得爲小分以其餘正其強弱

截管爲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弦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

也均其中絃今與黃鐘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音聲精微綜之者解元和元年待詔侯鐘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宣通習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崇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聾爲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爲能傳崇學耳太史丞弘試十二律其二不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施絃候部莫知復見靈帝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

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闕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
 猶不能定其絃緩急音不可書以時人知之者欲教
 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
 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推常數及候氣而已夫五音
 生於陰陽分為十二律轉生六十皆所以絕斗氣效
 物類也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即律也陰陽和則景至
 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
 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鐘律權土灰放
 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鐘通土灰輕
 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

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口之中八能各以候狀
 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
 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痺
 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莖灰抑其內端案曆
 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
 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
 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曆

隋志和聲

魏徵

傳稱黃帝命伶倫斷竹長三寸九分而吹之為黃鐘
 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管以聽鳳鳴以別十二律比

雄雌之聲以分律呂上下相生因黃鐘爲始虞書云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夏禹受命以聲爲律以身
爲度周禮樂器以十二律爲之度數司馬遷律書云
黃鐘長八寸七分之一太簇長七寸七分二林鐘長
五寸七分三應鐘長四寸三分二此樂之三始十二
律之本末也班固司馬彪律志黃鐘長九寸聲最濁
太簇長八寸林鐘長六寸應鐘長四寸七分四釐強
聲最清鄭玄禮月令注蔡邕月令章句及杜夔荀最
等所論雖尺有增損而十二律之寸數竝同漢志京
房又以隔八相生一始自黃鐘終于中呂十二律畢

矣中呂上生黃鐘不滿九寸謂之執始下生去減上
下相生終于南事更增四十八律以爲六十其依行
在辰上生包育隔九編于冬至之後分焉遲內其數
遂減應鐘之清宋元嘉中太史錢樂之因京房南事
之餘引而伸之更爲三百律終于安運長四寸四分
有奇總合舊爲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宮徵旋韻各
以次從何承天立法制議云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
一蓋是古人簡易之法猶如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之一後人改制皆不同焉而京房不悞謬爲
六十承天更說新率則從中呂還得黃鐘十二旋宮

聲韻無失黃鐘長九寸太簇長八寸二毫林鐘長六寸一毫應鐘長四寸七分九毫強其中呂上生所益之分還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復十二辰叅之數梁初因晉宋及齊無所改制其後武帝作鐘律緯論前代得失其略云案律呂京馬鄭蔡至蕤賓竝上生大呂而班固律曆志至蕤賓仍以次下生若從班義夾鐘唯長三寸七分有奇律若過促則夾鐘之聲成一調中呂復去調半是過于無調仲春孟夏正相長養其氣舒緩不容短促求聲索實班義為乖鄭玄又以陰陽六位次第相生若如玄義陰陽相逐生者

止是升陽其降陽復將何寄就筮數而論乾主甲壬而左行坤主乙癸而右行故陰陽得有升降之義陰陽從行者真性也六位升降者象數也今鄭廼執象數以配真性故言比而理窮云九六相生不釋十二氣所以相通鄭之不思亦已明矣案京房六十準依法推廼自無差但律呂所得或五或六此一不例也而分馬上生乃復遲內上生盛變盛變仍復上生分居此二不例也房妙盡陰陽其當有以若非深理難求便是傳者不習比勅詳求莫能辨正聊以餘日試推其旨叅校舊器及古夾鐘玉律更制新尺以證分

毫制爲四器名之爲通四器絃間九尺臨嶽高一寸二分黃鐘之絃二百七十絲長九尺以次三分損益其一以生十二律之絃絲數及絃長各以律本所建之月五行生王終始之音相次之理爲其名義名之爲通通施三絃傳推月氣悉無差舛卽以夾鐘玉律命之則還相中又制爲十二笛以寫通聲其夾鐘笛十二調以飲玉律又不差異山謙之記云殿前三鐘悉是周景王所鑄無射也遣樂官以今無射新笛飲不相中以夷則笛飲則聲韻合和端門外鐘亦案其銘題定皆夷則其西廂一鐘天監中移度東以今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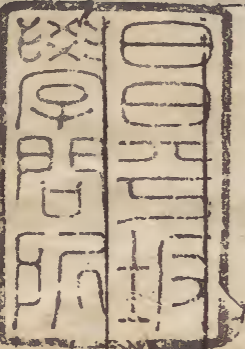
飲乃中南呂驗其鑄刻乃是太簇則下今笛二調重勅大樂丞斯宣達令更推校鐘定有鑿處表裏皆然借訪舊識迺是宋泰始中使張永鑿之去銅既多故其調嘽下以推求鐘律便可得而見也宋武平中原使將軍陳傾致三鐘小大中各一則今之太極殿前二鐘端門外一鐘是也案西鐘銘則云清廟撞鐘秦無清廟此周制明矣又一銘云太簇鐘徵則林鐘宮所施也京房推用似有由也檢題既無秦漢年代直云夷則太簇則非秦漢明矣古人性質故作僮僕字則題而言彌驗非近且夫驗聲改政則五音六律非

可差舛工守其音儒執其文歷年永久隔而不通無
論樂奏求之多缺假使具存亦不可用周頌漢歌各
敘功德豈容復施後王以濫名實今率詳論以言所
見并詔百司以求厥中未及改制遇侯景亂陳氏制
度亦無改作西魏廢帝元年周文攝政又詔尚書蘇
綽詳正音律綽時得宋尺以定諸管草創未就會閔
帝受禪政由冢宰方有齊寇事竟不行後掘太倉得
古玉斗案以造律及衡其事又多湮沒至開皇初詔
大常牛弘議定律呂于是博徵學者序論其法又未
能決遇平江右得陳氏律管十有二枚竝以付弘遣

曉音律者陳山陽太守毛爽及太樂令蔡子元于普
明等以候節氣作律譜時爽年老以白衣見高祖授
淮州刺史辭不赴官因遣協律郎祖孝孫就其授法
弘又取此管吹而定聲既天下一統異代器物皆集
樂府曉音律者頗議考覈以定鐘律更造樂器以被
皇夏十四曲高祖與朝賢聽之曰此聲滔滔和雅令
人舒緩然萬物人事非五行不生非五行不成非五
行不滅故五音用火尺其事火重用金尺則兵用木
尺則喪用土尺則亂用水尺則律呂合調天下和平
魏及周齊貪布帛長度故用土尺今此樂聲是用水

尺江東尺短于土長于水俗間不知者見玉作名爲
玉尺見鐵作名爲鐵尺詔施用水尺律樂其前代金
石並鑄毀之以息物議至仁壽四年劉焯上啓于東
宮論張胄玄曆兼論律呂其大旨曰樂主于音音定
于律音不以律不可克諧度律均鐘于是乎在但律
終小呂數復黃鐘舊計未精終不復始故謹代京房
妄爲六十而宋代錢樂之更爲三百六十考禮詮次
豈有得然此未移風將恐由此匪直長短失于其差
亦自圍管乖于其數又尺寸意定莫能詳考既亂管
絃亦舛度量焯皆校定庶有明發其黃鐘管六十三

爲實以次每律減三分以七爲寸法約之得黃鐘長
九寸太簇長八寸一分四毫林鐘長六寸應鐘長四
寸二分八釐七分之四其年高祖崩煬帝初登未遑
改作事遂寢廢其書亦亡大業二年乃詔改用梁表
律調鐘磬八音之器比之前代最爲合古其制度文
議并毛爽舊律並在江都淪喪



新刊唐荆川

生稗編卷之三十七

